



中国经典名著

河东记

〔唐〕薛渔思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篇	黑叟	1
第二篇	萧洞玄	2
第三篇	慈恩塔院女仙	4
第四篇	叶静能	5
第五篇	韦丹	5
第六篇	吕群	7
第七篇	李敏求	9
第八篇	独孤遐叔	11
第九篇	胡媚儿	12
第十篇	板桥三娘子	13
第十一篇	卢佩	15
第十二篇	党国清	17
第十三篇	柳澥	18
第十四篇	王锜	18
第十五篇	马朝	19
第十六篇	韩弇	20
第十七篇	韦浦	21
第十八篇	郑驯	22
第十九篇	成叔弁	23
第二十篇	送书使者	24
第二十一篇	臧夏	25
第二十二篇	踏歌鬼	25
第二十三篇	卢燕	25
第二十四篇	韦齐休	26
第二十五篇	段何	27

第二十六篇	蕴都师	28
第二十七篇	许琛	29
第二十八篇	崔绍	31
第二十九篇	辛察	36
第三十篇	龚播	38
第三十一篇	申屠澄	38
第三十二篇	卢從事	40
第三十三篇	李知微	41
第三十四篇	李自良	42

第一篇 黑叟

唐宝应中，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有姿容而无子息。州有寺名宝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报验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捻香祝曰：“祈一男，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陆氏又曰：“倘遂所愿，亦以脂粉钱百万，别绘神仙。”既而寺中游，薄暮方还。两月余，妻孕，果生男。政大喜，构堂三间，穷极华丽。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募画工。自汴、滑、徐、泗、杨、润、潭、洪及天下画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偿过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说姓名，称剑南来，且言善画。泊寺中月余，一日视其堂壁，数点头。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请备灯油，将夜缉其事。”僧从其言。至平明，灿烂光明，俨然一壁。画人已不见矣。政大设斋，富商来集。政又择日，率军吏州民，大陈伎乐。至午时，有一人形容丑黑，身長八尺，荷笠莎衣，荷锄而至。阖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魔母堂，举手锄以劓其面，壁乃颓。百万之众，鼎沸惊闹，左右武士欲擒杀之，叟无怖色。政问之曰：“尔颠痫耶？”叟曰：“无。”“尔善画耶？”叟曰：“无。”曰：“缘何事而劓此也？”叟曰：“恨画工之罔上也。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图写神仙，今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抚掌笑曰：“如其不信，田舍老妻，足为验耳。”政问曰：“尔妻何在？”叟曰：“住处过湖南三二里。”政令十人随叟召之。叟自苇庵间，引一女子，



年十五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艳态媚人，光华动众。顷刻之间，到宝林寺。百万之众，引颈骇观，皆言所画神母，果不及耳。引至阶前，陆氏为之失色。政曰：“尔一贱夫，乃蓄此妇，当进于天子。”叟曰：“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同诣其家。至江欲渡，叟独在小游艇中，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将过江，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忽然飞入游艇中。人皆惶怖，疾棹趋之。夫妻已出，携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化为白鹤，冲天而去。

第二篇 萧洞玄

王屋灵都观道士萧洞玄，志心学炼神丹，积数年，卒无所就。无何，遇神人授以大还秘诀曰：“法尽此耳，然更须得一同心者，相为表里，然后可成，盍求诸乎？”洞玄遂周游天下，历五岳四渎，名山异境，都城聚落，人迹所臻，罔不毕至。经十余年，不得其人。至贞元中，洞玄自浙东抵扬州，至亭埭，维舟于逆旅主人。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舟人尽力挤之，见一人船顿，蹙其右臂且折，观者为之寒栗。其人颜色不变，亦无呻吟之声，徐归船中，饮食自若。洞玄深嗟异之，私喜曰：“此岂非天佑我乎？”问其姓名，则曰“终无为”，因与交结。话道欣然，遂不相舍，即俱之王屋。洞玄出还舟秘诀示之，无为相与揣摩，更终二三年，修行备至。洞玄谒无为曰：“将行道之夕，我当作法护持，



君当谨守丹灶。但至五更无言，则携手上升矣。”无为曰：“我虽无他术，至于忍断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设坛场，焚金炉，饰丹灶。洞玄绕坛行道步虚，无为于药灶前，端拱而坐，心誓死不言。一更后，忽见两道士自天而降，谓无为曰：“上帝使问尔，要成道否？”无为不应。须臾，又见群仙，自称王乔、安期等，谓曰：“适来上帝使左右问尔所谓，何得不对？”无为亦不言。有顷，见一女人，年可二八，容华端丽，音韵幽闲，绮罗缤纷，薰灼动地，盘旋良久，调戏无为，无为亦不顾。俄然有虎狼猛兽十余种类，哮叫腾掷，张口向无为，无为亦不动。有顷，见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属等，并在其前，谓曰：“汝见我，何得无言？”无为涕泪交下，而终不言。俄见一夜叉，身長三丈，目如电艷，口赤如血，朱发植竿，锯牙钩爪，直冲无为，无为不动。既而有黄衫人，领二手力至，谓无为曰：“大王追，不愿行，但言其故即免。”无为不言。11111111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无为不得已而随之。须臾至一府署，云是平等王，南面凭几，威仪甚严。厉声谓无为曰：“尔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即放尔回。”无为不对。平等王又令引向狱中，看诸受罪者，惨毒痛楚，万状千名。既回，仍谓之曰：“尔若不言，便入此中矣。”无为心虽恐惧，终亦不言。平等王曰：“即令别受生，不得放归本处。”无为自此心迷，寂无所知。俄然复觉，其身托生于长安贵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犹记宿誓不言。既生，相貌具足，唯不解啼。三日满月，其家大会亲宾，广张声乐，乳母抱儿出，众中递相怜抚。父母相谓曰：“我儿他日必是贵人，因名曰贵郎。”聪慧日甚，祇不解啼。才及三岁便行，弱



不好弄。至五六岁，虽不能言，所为雅有高致。十岁操笔，即成文章，动静嬉游，必盈纸墨。既及弱冠，仪形甚都，举止雍雍，可为人表。然自以暗症，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满堂，婢妾歌钟，极于奢侈。年二十六，父母为之娶妻，妻亦豪家，又绝代姿容，工巧伎乐，无不妙绝。贵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乐，娶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略无伦比。慎微爱念，复过常情。一旦妻及慎微，俱在春庭游戏。庭中有盘石，可为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谓慎微曰：“观君于我，恩爱甚深。今日若不为我发言，便当扑杀君儿。”慎微争其子不胜，妻举手向石扑之，脑髓迸出，慎微痛惜抚膺，不觉失声惊骇。恍然而寤，则在丹灶之前。而向之盘石，乃丹灶也。时洞玄坛上法事方毕，天欲晓矣，俄闻无为叹息之声，忽失丹灶所在。二人相与恸哭，即更炼心修行，后亦不知所终。

第三篇 慈恩塔院女仙

唐太和二年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见一美妇人，从三四青衣来，绕佛塔言笑，甚有风味。回顾侍婢曰：“白院主，借笔砚来。”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黄子陂头好月明，忘却华筵到晓行。烟收山低翠黛横，折得荷花赠远生。”题讫，院主执烛将视之，悉变为白鹤，冲天而去。书迹至今尚存。



第四篇 叶静能

唐汝阳王好饮，终日不乱。客有至者，莫不留连旦夕。时术士叶静能常过焉，王强之酒，不可，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为王饮客矣。然虽侏儒，亦有过人者。明日使谒王，王试与之言也。”明旦，有投刺曰：“道士常持蒲。”王引入，长二尺。既坐，谈胚浑至道，次三皇五帝、历代兴亡、天时人事、经传子史，历历如指诸掌焉。王喏口不能对。既而以王意未洽，更咨话浅近谐戏之事，王则欢然。谓曰：“观师风度，亦常饮酒乎？”持蒲曰：“唯所命耳。”王即令左右行酒。已数巡，持蒲曰：“此不足为饮也，请移大器中，与王自挹而饮之，量止则已，不亦乐乎？”王又如其言。命醇酎数石，置大斛中，以巨觥取而饮之。王饮中醺然，而持蒲固不扰，风韵转高。良久，忽谓王曰：“某止此一杯，醉矣。”王曰：“观师量殊未可足，请更进之。”持蒲曰：“王不知度量有限乎？何必见强。”乃复尽一杯，忽倒，视之则一大酒榼，受五斗焉。

第五篇 韦丹

唐江西观察使韦丹，年近四十，举五经未得。尝乘蹇驴，至洛阳中桥。见渔者得一鼯，长数尺，置于桥上，呼呻余喘，须臾将死。群萃观者，皆欲买而烹之。丹独悯然，



问其直几何。渔曰：“得二千则鬻之。”是时天正寒，韦衫袄袴，无可当者，乃以所乘劣卫易之。既获，遂放于水中，徒行而去。时有胡芦先生，不知何所从来，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后数日，韦因问命，胡芦先生倒屣迎门，欣然谓韦曰：“翘望数日，何来晚也？”韦曰：“此来求谒。”先生曰：“我友人元长史，谈君美不容口，诚托求识君子，便可偕行。”韦良久思量，知闻间无此官族。因曰：“先生误，但为某决穷途。”胡芦曰：“我焉知？君之福寿，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师也，往当自详之。”相与策杖至通利坊，静曲幽巷。见一小门，胡芦先生即扣之。食顷，而有应门者开门延入。数十步，复入一板门。又十余步，乃见大门，制度宏丽，拟于公侯之家。复有丫鬟数人，皆及姝美，先出迎客。陈设鲜华，异香满室。俄而有一老人，须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韦带，從二青衣而出。自称曰：“元浚之。”向韦尽礼先拜。韦惊，急趋拜曰：“某贫贱小生，不意丈人过垂采录，韦未喻。”老人曰：“老夫将死之命，为君所生，恩德如此，岂容酬报？仁者固不以此为心，然受恩者思欲杀身报效耳。”韦乃矍然，知其竈也，然终不显言之。遂具珍羞，流连竟日。既暮，韦将辞归，老人即于怀中出一通文字，授韦曰：“知君要问命，故辄于天曹，录得一生官禄行止所在，聊以为报。凡有无，皆君之命也。所贵先知耳。”又谓胡芦先生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韦君改一乘，早决西行，是所愿也。”韦再拜而去。明日，胡芦先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赖以救济。其文书具言，明年五月及第；又某年平判入登科，受咸阳尉；又明年登朝，作某官。如是历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后年迁江西



观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后三年，厅前皂荚树花开，当有迁改北归矣。其后遂无所言，韦常宝持之。自五经及第后，至江西观察使。每授一官，日月无所差异。洪州使厅前，有皂荚树一株，岁月颇久。其俗相传，此树有花，地主大忧。元和八年，韦在位，一旦树忽生花，韦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韦遇元长史也，颇怪异之。后每过东路，即于旧居寻访不获，问于胡芦先生。先生曰：“彼神龙也，处化无常，安可寻也？”韦曰：“若然者，安有中桥之患？”胡芦曰：“逆难困厄，凡人之与圣人，神龙之与 耑蠕，皆一时不免也，又何得异焉？”

第六篇 吕群

唐进士吕群，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性粗褊不容物，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时过褒斜未半，所使多逃去，唯有一厮养。群意凄凄，行次一山岭，复歇鞍放马，策杖寻迳，不觉数里。见杉松甚茂，临溪架水，有一草堂，境颇幽邃，似道士所居，但不见人。复入后斋，有新穿土坑，长可容身。其深数尺，中植一长刀，傍置二刀。又于坑傍壁上，大书云：“两口加一口，即成兽矣。”群意谓术士厌胜之所，亦不为异。即去一二里，问樵人：“向之所见者，谁氏所处？”樵人曰：“近并无此处。”因复窥之，则不见矣。后所到众会之所，必先访其事。或解曰：“两口君之姓也，加一口品字也。三刀州字，亦象也，君后位至刺史二千石矣。”群心然之。行至剑南界，计州郡所获百千，



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行李复泰矣。成都人有曰南竖者，凶猾无状，货久不售，群则以二十缗易之。既而鞭挞毁骂，奴不堪命，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而伺便未发耳。群至汉州，县令为群致酒宴。时群新制一绿绫裘，甚华洁，县令方燃蜡炬，将上于台，蜡泪数滴，污群裘上。县令戏曰：“仆且拉君此裘”。群曰：“拉则为盗矣。”复至眉州，留十余日。冬至之夕，逗宿眉西之正见寺。其下且欲害之，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侍烛不绝，其计不行。群此夜忽不乐，及于东壁题诗二篇，其一曰：“路行三蜀尽，身及一阳生。赖有残灯火，相依坐到明。”其二曰：“社后辞巢燕，霜前别蒂蓬。愿为蝴蝶梦，飞去觅关中。”题讫，吟讽久之，数行泪下。明日冬至，抵彭山县。县令访群，群形貌索然，谓县令曰：“某殆将死乎？”意绪不堪，寥落之甚。县令曰：“闻君有刺史三品之说，足得自宽也。”县令即为置酒，极欢。至三更，群大醉，舁归馆中。凶奴等已于群所寝床下，穿一坑，如群之大，深数尺。群至，则舁置坑中，断其首。又以群所携剑，当心钉之，覆以土讫，各乘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后月余日，奴党至成都，货鬻衣物略尽。有一人分得绿裘，径将北归，却至汉州街中鬻之。适遇县令偶出见之，识其烛泪所污，擒而问焉，即皆承伏。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尽捕得其贼，乃发群死处，于囊中所见，如影响焉。



第七篇 李敏求

李敏求应进士举，凡十有余上，不得第。海内无家，终鲜兄弟姻属，栖栖丐食，殆无生意。大和初，长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觉形魂相离，其身飘飘，如云气而游。渐涉丘墟，荒野之外，山川草木，无异人间，但不知是何处。良久，望见一城壁，即趋就之。复见人物甚众，呵呼往来，车马繁闹。俄有白衣人走来，拜敏求。敏求曰：“尔非我旧佣保耶？”其人曰：“小人即二郎十年前所使张岸也。是时随從二郎泾州岸，不幸身先犬马耳。”又问曰：“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来，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贵盛，每日判决繁多，造次不可得见，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是往来？今事须见他，岸请先入启白。”须臾，张岸复出，张敏求入大衙门。正北有大厅屋，丹楹粉壁，壮丽穷极。又过西庑下一横门，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又见著绯紫端简而侦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有被枷锁、牵制于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窥觑门中而将入者，如丛约数百人。敏求将入门，张岸挥手于其众曰：“官客来。”其人一时俯首开路，俄然谒者揖敏求入见。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于阶下。敏求趋拜讫，仰视之，即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顾敏求，大惊：“未合与足下相见。”乃揖登席，绸缪叙话，不异平生。澥曰：“幽显殊途，今日吾人此来，大是非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仆幸居此处，当为吾人理之。”



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泚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生苦穷薄，故人当要路，不能相发挥乎？”泚曰：“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岂可将他公事，徇其私欲乎？苟有此图，谪罚无容逃遁矣。然要知禄命，乍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引二郎至曹司，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敏求即随吏却出，过大厅东，别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约六七间，窗户尽启。满屋唯是大书架，置黄白纸书簿，各题榜，行列不知纪极。其吏止于一架，抽出一卷文，以手叶却数十纸，即反卷十余行，命敏求读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其年五月，得钱二百四十贯。”侧注朱字：“其钱以伊宰卖庄钱充。”又“至三年得官，食禄张平子。”读至此，吏复掩之。敏求恳请见其余，吏固不许，即被引出。又过一门，门扇斜开。敏求倾首窥之，见四合大屋，屋内尽有床榻，上各有铜印数百颗，杂以赤斑蛇，大小数百余，更无他物。敏求问吏：“用此何为？”吏笑而不答，遂却至柳判官处。柳谓敏求曰：“非故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误足下归计。”握手叙别，又谓敏求曰：“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他日请致一枚。”即顾谓张岸：“可将一两个了事手力，兼所乘鞍马，送二郎归。不得妄引经过，恐动他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即乘所借马，马疾如风，二人引头，张岸控辔。须臾到一处，天地漆黑，张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即如梦觉。于时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从此遂不复有举心。后数月，穷饥益不堪，敏求数年前，曾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时方以修进为己任，不然纳之。至是有人复语敏求，敏求即欣然欲之。不旬，遂



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适人，敏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敏求既成婚，即时领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贫，盍各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贯无差矣。敏求先有别色身名，久不得调。其年，乃用此钱参选，三年春，授邓州向城尉。任官数月，间步县城外，坏垣藁莽之中，见一古碑，文字磨灭不可识。敏求偶令涂去苔藓，细辨其题篆，云晋张衡碑，因悟食禄张平子，何其昭昭欤。

第八篇 独孤遐叔

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于长安崇贤里，新娶白氏女。家贫下第，将游剑南，与其妻诀曰：“迟可周岁归矣。”遐叔至蜀，羁栖不偶，逾二年乃旧。至郾县西，去城尚百里，归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趋斜径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门五六里，天已暝，绝无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时近清明，月色如昼，系驴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余株。夜深，施衾幄于西窗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旧诗曰：“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至夜分不寐，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若里胥田叟，将有供待迎接。须臾，有夫役数人，各持畚鍤箕帚，于庭中粪除讫，复去。有顷，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及酒具乐器，闾咽而至。遐叔意谓贵族赏会，深虑为其斥逐，乃潜伏屏气，于佛堂梁上伺之。辅陈既毕，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青



衣黄头亦十数人，步月徐来，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间坐，献酬纵横，履舄交错。中有一女郎，忧伤摧悴，侧身下坐，风韵若似遐叔之妻。窥之大惊，即下屋袱，稍于暗处，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见一少年，举杯瞩之曰：“一人向隅，满坐不乐。小人窃不自量，愿闻金玉之声。”其妻冤抑悲愁，若无所控诉，而强置于坐也。遂举金爵，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满座倾听，诸女郎转面挥涕。一人曰：“良人非远，何天涯之谓乎？”少年相顾大笑。遐叔惊愤久之，计无所出，乃就阶陛间，扞一大砖，向坐飞击。砖才至地，悄然一无所有。遐叔怅然悲惋，谓其妻死矣。速驾而归，前望其家，步步凄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苍头先入，家人并无恙。遐叔乃惊愕，疾走入门，青衣报娘子梦魇方寤。遐叔至寝，妻卧犹未兴，良久乃曰：“向梦与姑妹之党，相与玩月，出金光门外，向一野寺，忽为凶暴者数十辈，胁与杂坐饮酒。”又说梦中聚会言语，与遐叔所见并同。又云：“方饮次，忽见大砖飞坠，因遂惊魇殆绝，才寤而君至，岂幽愤之所感耶？”

第九篇 胡媚儿

唐贞元中，扬州坊市间，忽有一技术丐乞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所为颇甚怪异。旬日之后，观者稍稍云集。其所丐求，日获千万。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谓



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之，琤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之千钱，投之如前。又有与万钱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与之十万二十万，皆如之。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臾，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以其一时入，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且谓官物不足疑者。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辘辘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身入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从此失媚儿所在。后月余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

第十篇 板桥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夜深致酒，与诸客会饮极欢。季和素不饮酒，亦预言笑。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独季和转展



不寐。隔壁闻三娘子悉窣，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厢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喂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之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裹荞麦子，受于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础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厢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踏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有慕其术者。后月余日，季和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荞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三娘子欢悦如初，其夕更无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问所欲。季和曰：“明晨发，请随事点心。”三娘子曰：“此事无疑，但请稳睡。”半夜后，季和窥见之，一依前所为。天明，三娘子具盘食，果实烧饼数枚于盘中讫。更取他物，季和乘间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觉也。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宾。”即取己者食之。方饮次，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曰：“请主人尝客一片烧饼。”乃拣所易者与啖之。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立变为驴，甚壮健。季和即乘之发，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术，试之不成。季和乘策所变驴，周游他处，未尝阻失，日行百里。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东五六里。路傍忽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

